

X

K 57

490.9
Ig-5
2

No. 2552
12 K 59



1271

- 灌水 附水漬法 · 蟲證
粥
藥磨爪甲試法
溫泉鈔
芳香品不宜久服 多服 附用小兒服腦癱射

時還後漢武書下鳥海玄連治驗可攷

本草記舊名新編卷之五十六

五十六

水漬法

灌水

後漢書曰注引附別傳非范書原氏圖書之記

今人治吐血者以涼水灌其兩足此全底抽薪之意也治衄血者以涼水拊其後頸此責其火于太陽經也皆是良法

醫方考卷三血證門

屋角地黃湯考

醫說卷七
記作張嗣伯並誤

灌水

冰雪大盛時令伯玉解衣坐石上取新汲冷水從

汗出以粉撲之而愈又南史云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更患冷疾夏月常復衣徐嗣伯診之日乃伏熱也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十月

頭澆之盡二十斛、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
嗣伯執搘諫者、又盡水百斛、伯王始能動、背上
彭、有氣俄而起坐、云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
以水一升飲之、疾遂愈、自爾常發熱、冬月猶單
衫、體更肥壯、時珍竊謂二人所病、皆伏火之證、素
問所謂諸嚦、鼓慄、皆屬於火也、病皆伏火之
證、治法、火鬱則發之、而二子乃於冬月平旦澆
以冷水者、冬至後陽氣在內也、平旦亦陽氣方盛
時也、折之以寒、使熱氣鬱遏、遏至極、激發而汗
解、乃物不極不反、是亦發之之意、素問所謂正著

正治反者反治、逆而從之、從而逆之、疏通道路、令
氣調和者也、春月則陽氣已洩、夏秋則陰氣在
內、故又於十一月至後、乃可行之、予之醫可謂神矣、

本草綱目卷五井泉水

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為暉、頭痛身熱、使
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史記倉公傳

程元章婺源游汀人、與妻皆嗜食鱠、婢梅香主
魚飪、每滋味不適口必擗之、嘗得一大者長尺
者、方操刀欲屠、覩其伸縮顛悖、爲之不忍、
指而與言、我尋常烹製少失、必遭杖責

罰今放汝不殺亦不過痛打一頓遂解縛置
於舍後汙池中池廣二丈水亦未嘗竭程夫
婦以鼈肥大且滿意飲餐既失之怒甚羣
婢數十經二年婢患熱疾發狂奔躁不
納粥飲體熱昏憤蓋陽證也家人知不
可療昇入池上茅亭以待絕命明日未
未曉聞有扣宅後門扉者謂為鬼物叱
去之乃言我是梅香病已無事乞歸
家啓關信然問其故對曰半夜後房旁
龜見一黑物將濕泥草偏登我身環繞

三四十匝便覺心下開豁四肢清涼全無
所苦始知獨在亭子內程氏以為然迨
暮復使往徯昨夜僵卧而密伺察之見巨
鼈自池出嘶水藻浮萍遙覆其體程不
省所以婢詳道本末云鼈比昔日其大加
倍視尾後穿竅尚存於是涸池賾得
之送諸深溪程追悼前過不復食此
鄉人聞者相傳以為戒邑醫虞和仲
時到彼親見其事為予引霜林夢
弼言熟證之極猝不可解者汲新井

水浸衣裳、互熨之、爲妙、不謂水族細

微、亦能如此、蓋陰德所招云、醫說卷三

引類編

陽登傷寒

儒門事親六

ノサウセイ

有人患惡寒、五七年、冬月、綿襖四五重、好居密室、間有外出、必感邪風、雖夏日不知暑、唯畏風寒、予以飛泉灌浴、而惡寒頓止、復平常、曾讀張從政儒門事親、有灌水治病法、即是此意、一本

選續編、瀑布泉條

蟲證 第二卷 虫蟲服藥法可參攷

我明宗室富順王一孫、嗜燈花、但聞其氣、即哭索不已、時珍胗之曰、此癖也、以殺蟲治癖之藥丸服一料而愈、本草綱目六燈花條

吳少師得疾數月、消瘦、每日飲食入咽、如萬蟲攢攻、且痒且痛、皆以爲勞瘵、迎明醫張銳診之、銳令明日勿食、遣卒詣十里外、取行路黃土至、以溫酒卉攬之、投藥百粒飲之、覺痛幾不堪、及登溷下馬、蝗千餘衆轉其半已困死、吳亦憊甚、調理三日乃安、因言夏月出師燥渴

飲潤水一盃似有物入咽遂得此病銳曰蟲入人臟勢必孳生餓則聚嘔精血飽則散處臟腑苟知殺之而不能掃取終無益也是以請公枵腹以誘之蟲久不得土味又喜酒故乘饑畢集一洗而空之公大喜厚賂謝之以禮送歸同上七黃土條引夷堅志

一
明皇雜錄有黃門奉使交廣回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上啟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困且渴遂飲水

覺腹中堅痞如石周遂以消石及雄黃、黃服之立吐一物長數寸大如指視之鱗甲具投之水中俄頃長數尺復以苦酒沃之如故以器覆之明日已生一龍矣上甚訝之證類四雄黃條引

二
唐書甄立言究習方書仕唐為太常丞有道人心腹滿煩彌年歲立言診曰腹有蟲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頃吐一蛇如人小指惟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同引

有飲油五升以來方快者不爾則病此是髮入于胃氣血裏化之化為蟲也雄黃半兩為末水調

服之蟲自出 李草綱目九雄黃附方引夏子益奇疾方
筋肉化蟲有蟲如蟹走于皮下作聲如小兒啼
為筋肉之化雄黃雷丸各一兩為末摻豬肉
上炙熟喫盡自安又引奇疾方

食生米男子婦人因食生熟物留滯腸胃遂
至生虫久則好食生米否則終日不樂至憔悴
萎黃不思飲食以害其生用蒼朮米泔水浸一
夜坐焙為末蒸餅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
米飲下日三服益昌伶人劉清嘯一娼名曰花
翠年逾笄病此惠民局監趙尹以此治之兩

旬而愈益生米留滯腸胃受濕則穀不磨
而成此疾蒼朮能去濕暖胃消穀也本側土下
蒼朮附方

引楊氏家藏經驗方

崔元亮海上方治一切癰痛無問新久以生地黃一
味隨人所食多少搗絞取汁搜麪作飴飪
或冷淘食良久當利出虫長一尺許頭似
壁宮後不復患矣昔有人患此病二年深
以為恨臨終戒其家人吾死後當剖去病
本從其言果得虫置於竹節中每所食
皆餉之因食地黃飴飪亦與之隨即壞

爛由此得方劉禹錫傳信方亦紀其事云

貞元十年通事舍人崔抗女患心痛垂絕遂

作地黃冷淘食便吐一物可方寸七狀如蟹蔓無足目似有口遂愈冷淘勿着鹽卷十六蘇

鹽

應聲蟲病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語言名應聲蟲病用板藍葉汁一盞分五服效日藍附方引

漱乃藍與石灰作成其氣味與藍稍有不同而其止血拔毒殺蟲之功似勝於藍按廣五行記云唐永徽中絳州一僧病噎不下食數

年臨終命其徒曰吾死後可開吾胷喉視

醫考卷六蟲門
雷允考引陳正敏
邵齋間覽應聲蟲文

有何物苦我如此及死其徒依命開視胷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似肉鱗安鉢中跳躍不已戲投諸味雖不見食皆化為水又投諸毒物亦皆銷化一僧方化藍漱因少漱投之即怖懼奔走須臾化成水世傳漱水能治噎疾蓋本于此今方上或以染瓶水飲人治噎膈皆取其殺蟲也同藍漱發明時

濯羅酒以燒酒復燒二次方會有人推乃至舶能飲三四盃即醉價直數倍也有積病飲三盃即愈且殺蟲予親見二人飲此打下

活蟲長二寸許、謂之魚蟲云。同廿五燒酒集解

時珍

黑鉛灰抄四錢一服、先喫猪肉脯少許、一時來却
用沙糖濃水半盞調灰、五更服、蟲盡下、白
粥將自一日良方療寸白、用錫沙蕪夷枳榔
者極佳、予宣和中、每覺心中多嘈雜、意謂飲
作、又疑是蟲、漫依良方所說服、翌日下蟲二條、
一長二尺五寸、頭扁闊、尾尖銳、每寸作一節、班
如錦紋一條皆寸斷矣、千金謂勞則生熟、則生
蟲、心蟲曰蛔、脾蟲寸白、腎蟲蟯、截絲繩、肝蟲
如爛杏、肺蟲如蠶、五蟲皆能殺人、惟肺蟲為急、

精於醫道。云五臟異
皆上行。唯有肺裏
下行。最難治。當
用獺爪為末。調
藥於初六。治
之。此言肺裏上行
也。

肺蟲居肺葉之內。蝕人肺系。故成瘵疾。咯血
聲嘶。藥所不到。治之為難。有人說道。臍中
載諸蟲。皆頭面下行。唯自初一至初五以前。頭
上行。故用藥者。多取月朏以前。蓋謂是也。本
方卷七

薛用弱齊諧志云。安陸郭坦兄得天行病後。
遂能大餐。每日食至一斛。五年家貧行乞。
一日大饑。至一園。食薤一畦。大蒜一畦。便悶極。臥
地。吐一物如籠漸。縮小。有人撮飯於上。即消成

水。而病尋瘳也。按此亦薤散結。蒜消癥之驗
也。本草綱目二十六薤發明時珍

六
崑按古方殺蟲。如雷丸。貫眾。乾漆。蠅塵。百部。鉛
灰。皆其所常用也。有加附子。乾姜者。壯正氣也。加苦
參。黃連者。蟲得苦而安也。加烏梅。訶子者。蟲得酸
而軟也。加藜蘆。瓜蒂者。欲其帶蟲而吐也。荳花
黑丑者。欲其帶蟲而下也。用雄黃。川椒。蛇床。獐腦
水銀。檀榔者。治疥瘡之蟲也。用胡桐。茱萸。苦子
宋韭子。蟬酥者。治鵝齒之蟲也。用川槿皮。梅桐皮者。

治風癬之蟲也。用青箱子覆盆葉者治九敷
瘡蝕之蟲也。用敗鼓心桃符板虎糞骨死人枕
癩丸鶴骨者驅療蟲也。或用桃柳東南枝若以
其得天地春夏長之氣而假之以為吾身之助
也。或用吳茱萸東引根或用酸石榴東引根煎湯
吞藥者以此物亦能殺蟲。以東方者生物之始諸
蟲受氣之所也。東引根能引諸藥東行。奪其生
之氣乃伐根之斧也。医方考六蟲門蟲藥總考

粥

本草綱目二十五杆粥條可攷

陽虛疾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
臣意診其脉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嗌而輒
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
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來滑是內風氣也
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
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
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
不安穀者不及期史記倉公傳

宋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張安道每晨起食

宋粥一太盈空腹胃虛穀氣便起所補不細
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為飲食之良妙
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繫利害如
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益能暢胃氣
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為養生之要必
大笑大抵養生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
事正在寢食之間耳 医說

傷寒之為執毒諸疾不可不謹懼其後者畏此毒之再作也。疾愈之後三日之內惟食白粥言語亦已。三日之外粥內稍加滋味六日之後方食

至軟之飯稍加麵絲葱蒜墨魚、五值

傷寒、補亡論卷十

若病人差後，惟喜食白粥，則永無患矣。同上

曰昂按今人終日食粥、不知其妙、迨病中食之、覺與藏府相宜、迥非他物之所能及也、

金石藥 附服法

晉
夫子數言、熟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癩、芳草發狂、夫熟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帝曰、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然、岐伯曰、夫熟氣剽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腹中齊王侍醫遂病、自練若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

病執中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
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臟
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
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
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
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
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
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
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鎗
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

法曰、三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
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
困於俞、急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
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又有經紀、拙
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史倉公傳

凡湯酒膏中用諸石、皆細擣之如粟米、亦可以葛
布篩令調、並以新綿別裹衣內中、其雄黃朱
砂輩、細末如粉、本草序例

唐本註云、夫諸鐵療病、並不入丸散、皆煮取漿用

之

本草四鐵精條

陳藏器云針砂鐵精並入丸散

雷公云金銀銅鐵器凡使在藥中用時昂渾

安置於藥中借氣生藥力而已勿誤入藥

中用消人脂也同上生銀條

凡用石藥及玉皆碎如米粒綿裹內湯酒中

金一論合和丸七

紫白二石英當攻疾可暫者計用未聞久服之
益張仲景之意只令咬咀不為細末者豈無意
焉其久服更宜詳審本草衍義卷四

七

朱震亨白石鍾乳為慄悍之劑內經云石藥之
氣悍仁哉言也凡藥氣之偏者可用於暫而
不可久夫石藥又偏之甚者也自唐時太平日
久膏梁之家惑於方士服食致長生之說以
石藥體厚氣厚習以成俗迨宋至今猶未已也
斯民何幸受此氣悍之禍而莫之能救哀哉
本草讚其久服延年之功柳子厚又從而述
美之予不得不深言也本草綱目九鍾乳條引

水銀本功外利水道去熱毒入耳能食腦至盡

水入肉令百節癰爭縮到陰絕陽人患瘡疥多以水銀塗之性滑重直入肉宜謹之昔北齊徐王療癰壁病以金物火炙熨之水銀得金當出蝕金候金色白者是也如此數度並差也 本草四引 陳藏器

水銀入藥雖各有法極湏審謹有毒故也婦人多服絕娠今人治驚熱涎潮徃多用經中無一字及此亦宜詳諦得鉛則凝得硫黃則結併棗肉研之則散別法煅為臘粉粉霜唾研末燒虱銅得之則明灌屍中則令尸後腐以

金銀銅鐵置其上則浮得紫河車則伏唐韓愈云太學博士李平遇信安人方士柳貴能燒水銀為不死藥以鉛滿一鼎按中為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為丹砂服之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誠工部尚書歸登首說既服水銀得病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

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御史
李虛中疽發其背死刑部尚書李遜謂余曰
我為藥誤遂死刑部侍郎李建一旦無病死
工部尚書孟簡邀我於萬州屏人曰我得秘
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
別一年而病後有人至訊之前所服藥誤方且
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卒東川節度御史大夫
盧坦溺血內痛奇忍乞死金吾將軍李道古
以柳貢得罪食貢藥五十死海上此可為誠者
也斲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

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
或者皆曰五穀令人大當務減節臨死乃悔
嗚呼哀也已今有水銀燒成丹砂醫人不曉研
為藥衣或入藥中豈不違誤可不謹哉本草衍義五

水銀粉下延藥并小兒延潮瘻癰多用然不可常
服及過多則其損兼行若兼驚則尤須審
謹蓋驚為心氣不足不可下下之裏虛驚氣入
心不可治若其人本虛便湏禁此一物謹之至也上陽起石條
凡石藥冷熱皆有毒忌宜斟酌上陽起石條
石硫黃今人用治下元虛冷元氣將絕久患寒泄

及脾胃虛弱無命欲盡服之無不効中病當便
已不可盡劑世人蓋知用而為福不知用久為禍
此物損益兼行若俱弃而不用當倉卒之間又可
闕乎或更以法制衣拒火而又常用者是亦弗思也

附上

陽起石右腎命門氣分藥也下焦虛寒者宜用
之然亦非久服之物 本草綱目卷十

柳泌至呂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
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
甫鉢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
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為除
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食天下
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
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
浸敏糲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
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
技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

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
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
之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
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上怒
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上怒

十月己亥貶

澠江陵令通鑑唐憲宗紀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
金石之藥有處士張自平者上疏以為神慮
澹則血氣和曉日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
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
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

○信方士

須重慎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妄言餌藥
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
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
臣生長蓬艾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
忠義欲裨萬一耳上其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同穆宗紀

乳香掛室孔中風乾研或用大
乳鉢坐水盆中研本事方卷十

李時珍

雌黃試法。但于甲上磨之。上色者好。本綱卷九引丹房鑑源
代赭赤紅青色。如雞冠有澤。染爪甲不渝者良。

本草黑字

牛黃此物多偽。今人試之。皆揩摩手甲上。以透
甲黃者為真。本草十六引圖經

乳香掛窓孔中風乾研。或用指甲研。或以
乳鉢坐水盆中研。本事方卷十治藥制本度
騏鱗竭今人試之以透指甲者為真。本綱三十四

李時珍

國朝詩

藥功能相似本草綱目
守株卷十補遺可併改

黃耆

黃耆既補三焦實衛氣與桂同功特比桂甘平不辛熱為異耳但桂則通血脉能破血而實衛氣

耆則益氣也

十二上引李杲

謂取血而每與腎肝

人參為藥切要与甘草同功

內景

沙參與人參玄參丹參苦參是為五參其形不盡

相類而生療頗同故有參名

內景

肺寒者用人參肺熱者用沙參代之

內元素

黃精萎蕤性味功用大抵相近而萎蕤之功更勝
故青黏名黃芝與黃精同名一名地節與

萎蕤同名則二物雖通用亦可

同時珍

知母之辛苦寒涼下則潤腎燥而滋陰上則清肺
金而鴻火乃二經氣分藥也黃蘖則是腎經

此說又出于三十
卷上黃蘖
發明文稍有
異同

血分藥故二藥必相湏而行昔人譬言之蝦與

水母又相依附

同時珍

昔人用木不分赤白自宋以來始言蒼木苦辛氣
烈白木苦甘氣和各自施用亦頗有理

同時珍

本草無蒼白木之名近世多用白朮治皮間風出
汗消痰補胃和中利腰臍間血通水道上而
一皮毛中而心胃下而腰臍在氣主氣在血主血無

汗則發有汗則止與黃耆同功

同時好古

菝葜萆薢狗脊三者形狀雖殊而功用亦

不甚相遠

同時珍

腎水受傷真陰失守孤陽無根發為大病法宜壯水以制火故用玄參與地黃同功

十三下玄參
發明時

珍

一味丹參散主治與四物湯相同蓋丹參能破宿血補新血安生胎落死胎止崩中帶下調經脉其功大類當歸地黃芎藭芍藥故也

同丹參發明時珍

十二經瘡疽中須用柴胡以散諸經血結氣聚功與連翹同也

十三卷柴胡發明引李杲

前胡根似柴胡而柔軟為療殆欲同之

同前胡條引弘景時珍

前胡其功長于下氣故能治痰熱喘嗽痞膈呕逆

諸疾氣下則火降痰亦降矣所以有推陳致新之續為療氣要藥陶弘景言其與柴胡同功非矣治證雖同而所入所主則異

時珍

獨活以羌中來者為良故有羌活胡王使者

諸名乃一物二種也正如川芎撫芎白木蒼木

之義入用微有不同後人以為二物者非矣

獨同

活擇名時珍

大抵此物有兩種西蜀者黃色香如蜜隴西者紫
色秦隴人呼為山前獨活古方但用獨活今方
本既用獨活而又用羌活茲為誤矣

日蘇頌

本經獨活一名羌活木非二物後人見其形色氣味不同故為異論然物多不齊一種之中自有不同之古方但用獨活無羌活今方俱用不知病宜兩用耶抑未之考耶

口機

獨活羌活乃一類二種以中國者為獨活西羌者為羌活蘇頌所說頗明

同時珍

羌活乃足太陽厥陰少陰藥與獨活不分二種後人因羌活氣雄獨活氣細故雄者治足太陽風濕相搏頭痛肢節痛一身盡痛者非此不能除乃却亂反正之主君藥也細者治足少

陰伏風頭痛兩足濕痺不能動止者非此不能治而不治太陽之證

口王好古

羌活獨活皆能逐風勝濕透關利節但氣有剛劣不同爾

口時珍

落新婦今人多呼為升麻功用同於升麻亦大

有殊也

口升麻集解陳藏器

俗以半夏有毒用貝母代之夫貝母乃太陰肺經之藥半夏乃太陰脾經陽明胃經之藥何可以代若虛勞欬嗽吐血咯血肺痿肺癰婦人乳癰痕及諸創之證半夏乃禁忌皆貝母

為向道寸猶可代也至於脾胃濕熱涎化為痰
久則生火痰火上攻昏憤僵仆寒之濱諸證
生死旦夕亦豈貝母可代乎

口十三貝母機

龍膽下行之功与防已同

十三引元素

杜衡功雖不及細辛而亦能散風寒下氣消痰行

水破血也

十三杜衡發明時珍

鬼督郵及己之亂杜衡其功不同苗亦不同也徐長卿之亂鬼督郵其苗不同其功同也杜衡之亂細辛則根苗功用皆彷彿乃彌近而大亂也不可

不審

口徐長卿集解時珍

白飛霞海外奇方云破故紙屬火收斂神明
能使心包之火與命門之火相通故元陽堅
固骨髓充實潛以治脫也胡桃屬木潤燥
養血、屬陰更燥故油以潤之佐破故紙有
木火相生之妙故語云破胡氏無胡桃猶水母
之無鰓也

十四破胡氏時珍

鬱金姜黃速藥三物相近蘇恭不能分別乃爲
物陳藏器以色味分別三物又言姜黃是三年
老姜所生近年汴都多種姜往有姜黃生
賣乃是老姜市人買取云治氣為最

同姜黃條
蘇頌

姜黃爵金迷藥三物形狀功用皆相近但爵金
入心治血而姜黃兼入脾兼治氣迷藥則入
肝兼治氣中之血為不同尔十四同上

三棱能破氣散結故能治諸病其功可近於
香附而力峻故難久服同荆三棱時珍

蘭草蕙草乃一類二種耳同蕙草時珍

蘭草澤蘭一類二種也

同蘭草條時珍

雷敷炮炙論所謂大澤蘭即蘭草也小澤蘭
即澤蘭也

日上

又諸家不知二蘭乃一物二種但功用有氣血之

大分故無定指

日上

數曰凡使須別雌雄大澤蘭莖葉皆圓根
青黃能益調氣与榮合小澤蘭迥別葉
上班根頭尖能破血通久積

日上

蘭草澤蘭氣香而溫味辛而散陰中之陽足太
陰厥陰經藥也脾喜芳香肝宜辛散脾氣舒
則三焦通利而心氣和肝鬱散則營衛流行
而病邪解蘭草走氣道故能利水道除痰癖
殺蟲辟惡而為消渴良藥澤蘭走血分故
能治水腫塗癰毒破瘀血消癥瘕而為婦人

要藥雖是一類而功用稍殊正如赤白疾參考
藥補鴻皆不同也雷斂言雌者調氣生血雄
者破血通積正合二蘭主治大澤蘭之為蘭
草尤可憑據血生於氣故曰調氣生血也同上

馬蘭辛平能入陽明血分故治血與澤蘭同

功日時珍

青蒿其功相似而名亦相同何哉其子

明目與決明子同功故有草決明之名

十五時珍

青箱子治眼與決明子覓實同功

同上

大小薊葉雖相似功力有殊大薊生山谷根療癰

腫小薊生平澤不能消腫而俱能破血

同上蘇恭

小薊力微只可退熱不似大薊能健養下氣也

同上大明

大小薊皆能破血但大薊兼療癰腫而小薊專
主血不能消腫也

同蘇恭

按沉存中筆談云今方家所用漏蘆乃飛廉也
飛廉一名漏蘆苗似苦菜根如牛蒡綿頭者
是也采時用根今閩中所謂漏蘆莖如油麻
高六七尺秋深枯黑如漆采時用苗乃真漏蘆
也餘見飛廉下

同時珍

龐安常傷寒論治癰疽及預解時行痘疹
熱用漏蘆葉云無則以山梔子代之亦取其
寒能解熱 同時珍

飛廉亦菖類也蘇頌圖經疑海州所圖之漏
蘆是飛廉沈存中筆談亦言飛廉根如
牛蒡而綿頭古方漏蘆散下云用有白菖者
則是有白菖者乃飛廉無疑矣今考三物氣
味功用俱不相遠似可通用豈或一類有數種
而古今名稱各處不同乎 同時珍

郭璞注爾雅云葭即蘆也葦即蘆之成者炎

亂似葦而小中實江東呼為烏蘆音丘或謂
之蕕即荻也至秋堅成即謂之萑音桓蒹似
葦而細長高數尺江東謂之蒹其花皆名芳
音調其萌皆名蘪堪食如竹笋若然則蘆
葦通為物也所謂兼乃今作簾者是也所謂
茭者今以當薪者是也而人罕能別蒹茭又與
蘆葦也又北人以葦與蘆為二物水旁下濕所
生者皆名葦其細不及指大人家池圃所植者皆
名蘆其幹差大深碧色者亦難得然則蘆
葦皆可通用矣

葶苈有甜苦二種、其形則一也、經既言味辛苦、即甜者不復更入藥也、宗頤

苦甜二味、主治不同、仲景鴻肺湯用苦、餘方或有用甜者、或有不言甜苦者、大抵苦則下泄、甜則少緩、量病人虛實用之、不可不審、本草雖云治同、而甜苦二味安得不異、好古

甘苦二種、正如牽牛黑白二色、急緩不同、又如葫蘆甘苦二味良毒亦異、大抵甜者下泄之性緩、雖泄肺而不傷胃、苦者下泄之性急、既泄肺而易傷胃、故以大棗輔之、時珍

車前子能利便而不走氣、與茯苓同功、好

古

六八八

連翹與柴胡同功、但分氣血之異尔、好古

諸藍形雖不同而性味不遠故能解毒除熱

惟木藍葉力似少劣、時珍

穀精體輕性浮能上行陽明分野凡治目中

諸病常用之甚良明日退翳之功似在菊

花之上也、時珍

商陸苦寒沉也降也陰也其性下行專於行水與大戟甘遂蓋異性而同功、卷十七時珍

狼毒之亂防葵其來亦遠矣不奇不辨古方
治蛇瘕鼈瘕大方中多用防葵皆是狼毒
也同時珍

漆頭蕷茹草蕷茹古方兩用之同蘇頌

澤漆利水功類大戟

同時珍

續隨與大戟澤漆甘遂莖葉相似主療亦
相似其功皆長于利水惟在用之得法亦皆

要藥也同時珍

蕷麻仁甘辛有毒熱氣味頗近巴豆亦能利

人故下水氣同時珍

天南星補肝風虛治痰功同半夏

同下苦

或言無芫花以桃花代之取其利耳

同時珍

芫花益尔芫花之類氣味主治大畧各相

近同時珍

覆盆蓬蘽功用大抵相近雖是二物其實一

類而二種也一早熟一晚熟兼用無妨其補益

與桑椹同功

同大上時珍

百部亦天門冬之類故皆治肺病殺虫但百

部氣溫而不寒寒嗽宜之天門冬性寒而

苗熟熟嗽宜之此為異耳同時珍

草解拔葜土茯苓三物形雖不同而主治之功不相遠。豈少一類數種乎。十八下時珍
土茯苓昔人不知用此。近時弘治正德間因楊梅瘡盛行。率用輕粉藥取効。毒留筋骨。潰爛終身。至人用此遂為要藥。諸般酒無從考證。徃指為草解及拔葜。然其根苗迥然不同。宜參考之。但其功用亦頗相近。蓋亦草解拔葜之類也。同時珍

如陶所說漢木二防已即是根苗為名。同歲畧
治風用木防已治水用漢防已。同上

通草凡氣味與之同者茯苓澤鴻燈草
猪苓琥珀白膠桂車前子之類皆可以滲濕利小便。琥珀同功無他藥可比。同本果

木通行泄腸火利小便與琥珀同功無他藥可比。同上

通脫木與木通同功同本果

與燈草同功同上

昆布生蘆葦者搓如繩索之狀出閩浙者大葉似菜益海中諸菜性味相近主療一致。雖稍有不同亦無大異也。本綱十九時珍

鹹能軟堅故癰堅如石者非此不除與海

藻同功 同李杲

骨碎補一名石庵 蔴間庵曹主折傷破血此物
功同故有菴間之名 同二十時珍

苦之類有井中苦垣衣昔邪屋遊大抵主
療畧同陸龜蒙苦賦云高有瓦苦卑
有澤葵散巖窯賣者曰石長友補空田者
曰垣衣在屋曰普邪在藥曰附子是矣澤
葵烏葵也雖異類而皆感瓦石之氣而
生故推類而云耳 同二十一陟釐條蘇頌

酒能引諸經不止與附子相同

同二十五酒條王好古

芥賞苦亭靡皆是芥類

同二十七芥集解時珍

爾雅云芥賞大薺也註云似薺俗呼為老薺

其味甘而不辛也 同芥賞集解蘇恭

本經芥賞一名大薺蘇氏引爾雅為註案大
薺即亭靡非芥賞也芥賞大而扁亭靡
細而圓二物殊別也 同蔥器

爾雅葷蕡謂之葷音典子葉皆似薺一名狗薺
芥賞即大薺大抵二物皆薺類故人多不能
細分乃尔致疑也 同上蘇頌

齊与薪蕡一物也、但分大小二種耳、小者為齊、大者為薪蕡、薪蕡有毛、故其子功用相同、而陳士良之本草、亦謂齊實一名薪蕡也、葶苈与薪蕡同類、但薪蕡味甘花白、葶苈味苦花黃為異耳、或言薪蕡即甜葶苈、亦通、同時珍

莧實与青葙子、同類異種、故其治目之功亦彷彿也、同上七莧實發明時珍

甘諸補虛多益氣力健脾胃強腎陰功

同薯蕷 同上甘諸主治時珍

筍與竹瀝功近、有人素患痰病食筍而愈也

同上竹筍發明 汪穎

瓠懸瓠匏壺蒲蘆各分名色、迥異於古以今參詳其形狀雖各不同而苗葉皮子性味則一、同上八壺蘆釋名時珍

瓠与冬瓜氣類同輩、同集解弘景

長瓠懸瓠壺蘆匏瓜蒲蘆名狀不一其

實一類各色也、同時珍

檳榔櫟子榅桲三物與木瓜皆是一類各種、故其形狀功用不甚相遠、但木瓜得木之正氣為

可貴耳。同三十檀檜集解時珍

羊枳子乃山楂同類、醫家不用、而有此效則其功應相同矣。同上山楂發明時珍

橘皮性溫、柑柚皮性冷、不可不知。今天下多以廣中來者為勝、江西者次之。然亦多以柑皮雜之。柑皮猶可用、柚皮則懸絕矣。同上黃橘皮發明修治時珍

陳皮治高青皮治低、與枳殼治胸膈、枳實治

下同意。

同上發明王好古

陳皮浮而升、入肺脾氣分、青皮沉而降、入肝膽氣分、二體二用、物理自然也。小兒消積、多用青

皮同時珍

柑樹無異於橘、但刺少耳。柑皮比橘色黃而稍厚、理稍粗而味不苦。橘可久留、柑易腐敗。柑樹畏冰雪、橘樹畧可。此柑橘之異也。柑橘皮令人多混用、不可不辨。同柑橘解時珍

橘皮苦辛溫、柑皮辛甘寒、外形雖似而氣味不
同 同時珍

破胡紙屬火、能使心包與命門之火相通。胡桃屬水、主潤血養血、血屬陰、惡燥故油以潤之。佐破胡紙無胡桃有木火相生之妙、故古有之。黃

薜無知母破胡紙無胡桃猶水母之無鰓也

卷三十 油胡桃發明韓元

槲實仁功同橡子同上槲實仁主治時珍

榧實披子治療相同當為一物無疑但本經
被子有毒似有不同亦因其能殺虫蠱尔汪
穎以粗榧為披子終是一類不甚相遠也十三

卷榧實發明時珍

芳香藥不宜久服附小兒忌服腦麝

帝曰夫子數言執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
藥石藥發瘡芳草發狂夫執中消中者
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
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
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
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帝曰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
然岐伯曰夫熱氣剽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
內傷脾者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

寇宗奭曰、紫蘇味微辛甘、能散其氣香、今

人朝暮湯其汁飲、為無益、醫家以謂芳草

致豪貴之疾者、此有一焉、脾胃寒、人飲之多

泄滑、徃人不覺、本草衍義十九

汪機曰、宋仁宗命翰林院定湯飲奏曰、紫蘇熟水第一、以其能下胸膈浮氣也、蓋不知其久則泄人真氣焉、本綱十四引

李時珍曰、薰草芳薺、其氣辛散上達、故腹惡氣齒痛鼻塞、皆用之、脾胃喜芳香、芳香可以養鼻是也、多服作喘、為能

耗散真氣也、同上

朱肱曰、小兒尋常不可過當服涼藥、胃冷虫動、其證與驚鴻相類、醫人不能辨、徃復進敬鴻藥如腦麝劑之類、遂發吐冒虛而成慢驚者多矣、活人書卷二十

魏荔彤曰、小兒瘡病、俗謂驚風、身體柔脆、易感風邪、固矣、然小兒純陽之體、易生內熱、使腠理開張、風邪乘隙而投、則又所以易感風邪之由也、世醫遽投腦麝劑金石、若百服不死、竟為鳩毒、豈有尚流傳其方者乎、亦必有用

之收功于頃刻者、所以世醫不復顧慮也。不知用之而當者、乃小兒實熱之證、用之不當者、保小兒中虛熱之證、苟不察其虛實、而槩與之所以同於鴟毒耳。然小兒寒熱亦自有驅風散熱為治之法、備于仲景症病原文中、即風熱壅盛于內、急為宣通、亦自有大承氣湯可與、何又以麝豺腦散其真氣以金石墜其真陽、致起他變乎。此世醫言駁風傳方之所多夭折生命也乎、不為明其故、而但訾議之、何以服世醫之談、駁風稱傳方者、識鑑匱本我

二一

寇宗奭曰、龍腦大通利關鬲、執塞其清香為百藥之先、大人小兒、風涎閉塞殖生、及暴得驚熱甚濟用、然非常服之、藥獨行則熱弱、佐使則有功、本草衍義十四

吳崑曰、蘇合香、凡世人用此方於初中之時、每每取効、丹溪謂辛香走散真氣、又謂腦麝能引風入骨、如油入麪、不可解也、醫者但可用之以救急、慎母令人多服也、醫方攷卷一

太醫院院判劉公觀、常侍太宗左右、大暑中、上方束一帶、乃片脳合成者、問觀曰、此帶何如、觀對曰、片

腦性寒、傷腎、惟有香耳、上遠命解去、按本草云、片
大腦性大辛善走、故能散熱、今劉謂之性寒、何也、丹
溪云、龍腦屬火、諸香皆屬陽、豈有至香之物而
反寒乎、噫、劉觀漫言、蓋不學子無術之過歟、
續醫說卷四劉觀妄對

吳昌碩曰、精神者、氣之精也、人固有之、其氣通
於天、故能長生、人固無之、其氣隔於地、故不能
長生、故曰、人非天地萬物不生、天地萬物不育、則
人不能生矣、人能生矣、則天地萬物不能育矣、故
曰、天地萬物生焉、人與之俱生、天地萬物育焉、人
與之俱育、人與天地萬物俱生俱育、則人與天地萬
物俱生俱育矣、人與天地萬物俱生俱育、則人與天
地萬物俱生俱育矣、人與天地萬物俱生俱育、則人
與天地萬物俱生俱育矣、人與天地萬物俱生俱育、
卷之三十一



